

澳華新文苑

第1216期(B)

傅斯年：以生命詮釋 “大學精神”的知識份子

臺灣行之二：從北大校長到台大校長的傅斯年

2025年3月梁先生再度拜訪了臺灣大學，恰巧杜鵑花開，暖暖的春風裡再度見到了臺灣大學的象徵“校鐘”也叫做“傅鐘”，位於行政大樓水池前和椰林大道之間，為了紀念台大校長傅斯年所建立，勉勵學子“作息定時，生活有序，俾聞聲惕厲，精進不已”。

翻看歷史，1945年，抗戰勝利的鐘聲響徹神州大地，西南聯大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北大、清華、南開等名校準備重返北平。可就在這勝利的背後，一場關於大學命運的較量悄然展開。那一年，胡適運在美國，因公未歸，北大的復員工作一時群龍無首。而在北平，抗戰期間由日偽政權扶植的“偽北大”教職員也在街頭抗

議，局勢複雜，情緒激烈，北大的聲譽與未來岌岌可危。

這時，傅斯年站了出來。他不是政客，也不是將軍，而是一位學者，一位有著“浩然之氣”的教育家。他接過北大代理校長的重擔，第一件事就是立下鐵規：“北大絕不錄用偽北大教職員。”他拒絕妥協，拒絕和稀泥。北大復員成功後，他沒有戀棧權位。他始終認為，北大的校長應該是胡適。他為胡適爭取校地、校產，鋪好一切道路。胡適一回國，他立刻辭職，毫不猶豫。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蔣介石親自點名傅斯年出任臺灣大學校長。在台大，傅斯年不是來做“好好先生”的。他要建一所真正的現代大

學。他強調學術自由，尊重個體，追求真理。勤心用功。”他關心學生，他把自己的稿費捐給最窮的學生。他不愛權位，蔣介石授予的“資政”頭銜，他從未提起。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省議會為教育辯護，突發病倒。那一刻，他倒在了為教育奔走的講臺下，年僅55歲。台大學生悲痛欲絕。傅斯年安葬在台大校門旁的“傅園”，那裡有一座希臘式紀念亭，一口“傅鐘”，每天敲響21下，因為傅斯年說：“一天只有21小時，其餘3小時是用來沉思的。”這提醒人們：大學不僅是知識的殿堂，更是精神的燈塔。

傅斯年一生，創辦中山大學文學院、中研院史語所，主持北大復員，奠定台大根基。他敢怒敢言，批評蔣介石、孔宋家族。傅斯年，是那個時代最真實的知識份子。傅斯年校長所代表的學術自由、大學自主性的價值理想，已經成為台大校園的歷史遺產。他有理想，也有矛盾；他有鋒芒，也有溫情。他用一生，詮釋了什麼叫“大學精神”。他的老師胡適稱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陳寅恪贊他“天下英雄獨使君”。

梁先生說：“傅斯年先生在最讓我感動的是作為堂堂校長，他兩袖清風，他去世前的願望竟然是：‘做一條棉褲’，不禁讓我潸然淚下。”

傅斯年的太太——俞大彩，是他同學的妹妹，一個典型的新式女子。他們在學識上相投，在性格上契合，他們的愛情很快延續到了婚姻，雖無

豐厚的物質，卻有滿滿的深情。抗戰爆發後，傅斯年身體每況愈下，操勞過度，終至病倒。俞大彩不得不出門借錢，度過最艱難的日子。病癒之後，他拼命工作，熬夜趕稿，每當俞大彩勸他休息，他總是輕描淡寫地說：“我想早些拿到稿費，給自己做一條棉褲。”最終，他在講臺上倒下，搶救無效，永遠離開了她。稿費如期而至，卻已物是人非。董作賓告訴俞大彩：“先生跟我講了，自從你嫁了他，沒過上舒心的日子。這篇文章的稿費，是要留給你貼補家用的。”她聽後痛徹心扉。如果早知是這個結局，她絕不會讓他拖著病軀熬夜。那條未曾縫製的棉褲，成了他最後的溫柔，也成了她一生的遺憾。

傅斯年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具有深遠影響的學者與教育家。他在五四運動中

展現出青年知識份子的勇氣與擔當，推動新文化運動，宣導民主與科學。他在學術領域堅持實證精神，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推動中國史學、語言學、考古學的發展。在教育方面，他擔任北大與臺灣大學校長，致力於教育改革與人才培養，宣導自由講學與學術獨立。他關心國家命運，敢於直言批評時政，體現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儘管政治立場曾引發爭議，但他對中國文化傳承、學術發展和民族精神的弘揚貢獻巨大。他的私人生活也充滿深情與犧牲，對妻子俞大彩的愛與愧疚，展現了一個知識份子的柔軟內心。

傅斯年以生命踐行“為學術、為教育、為國家”的信念，成為後人追求真理與理想的楷模。

(口述：梁先生；整理：昆西)



臺灣大學內傅斯年校長簡介



臺灣大學行政大樓前的“傅鐘”

李白對 我們當代人的啟示

作為盛唐“歌詩”的謫仙，李白和杜甫等詩人一起，又特別是李白，打破了之前“梁、陳宮掖之風”，開闢了唐詩一代新風。李楊冰《草堂集序》雲，“今古文集，過而不行。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敷。”

“梁、陳宮掖之風”是指李白之前詩歌里所充斥的那種以“綺錯婉媚”為本的宮廷靡靡之風。李白是使詩歌從宮廷走向社會走向大自然的主要帶頭人。此序言肯定了李白詩歌走遍大江南北的興旺景象和開闢一代新詩風的文學歷史地位。

李白能做到這一點，是他“濟蒼生”的遠大理想和堅持“不羈”之獨立個性使然。另外，李白詩歌以古詩和樂府為主，其律詩在精選的唐詩三百首中還不及杜甫、王維、和李商隱多。李白作詩以內容為主而形式為次，常意氣風發，不拘形式。詩歌的精髓在詩，即意境和神韻，其次才是歌。不順（出律）之處，歌者一唱就調整過來了。故作詩是先有衝動、靈感和大致內容，後找形式和格式。

而形式卻又是藝術的載體，舍其不存。格律詩和八股文為何命運不同？因為格律作為詩歌的一種藝術形式傳承下來，有藝術感染力，與需要實用卻又不適用的八股文不同。清人入關以來，清朝廷為了駕馭遼闊中原人又眾多的漢人，在政治上實行滿漢一家，文化上推行壟斷政策：修《四庫文書》、搞文字獄、行八股文、定科考範例、欽定詩韻、詞韻和詞譜等。八股文因其脫離實際應用的需要，到清末民初就消亡了。但格律詩詞和詩韻、詞韻、詞譜卻得到流傳

和發揚，延續為國粹之一。其原因在於詩歌不僅是文學，而且是最具藝術性的文學，和所有藝術一樣需要特定的藝術形式才能感動人心。這形同另一國粹京劇，各門唱腔皆有定數，唱到精闢時，台下一片叫好聲，成為民之所循所愛。

後人可以超越李白嗎？（或超越宋唐嗎？）我認為此乃偽問題。時代有特徵，超越不在形式而在內容。好比經典音樂無需去超越，而爵士音樂和搖滾音樂有自己的時代特徵。現代人寫現代人的格律詩，不需和古人比高低。詩歌藝術形式多種多樣，也不可厚此薄彼。詩歌創作者要學習李白寫生活、寫閱歷、寫追求和志向。這樣才能有血有肉打動心靈。否則只是以書本知識寫作，文字可以很美，但缺少靈魂。

李白與凡塵及官場保持距離的超脫精神頗具現實意義。古往今來，都是權勢和金錢社會，士不為斗米折腰，而為（俗人）卻總為食亡。李白的詩歌偉大，首先在於他“欲濟蒼生未應晚”和“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人格偉大。人之高雅的一面就是精神與理想的追求，是自我的一種心靈定位。我的作為受時代和條件限制，但自視的高低與志向成正比。李白的自我定位就是仙，有濟世的報復和“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信念，其遊歷和著作有“大鵬”的著眼點和“金粟如來”恒古飄逸的風格。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李白的一生才可用謫仙下凡來歸結。

(注：此文系作者在悉尼詩詞協會的講座《謫仙下凡李太白》之最後一段。)

《琪樹秋風圖》的今生今世

前些年偶然發現，倪瓚的《琪樹秋風圖》被歐洲人設計包裝成了各種旅遊紀念品。當然，倪瓚早已作古，他的畫不涉及侵犯版權問題，也不存在作品被挪用的紛擾。《琪樹秋風圖》這幅畫被印在馬克杯上，印在十來種不同的旅遊產品上，只能說明倪瓚的畫古老而鮮活，跨時空跨文化地吸引了無數當代人。

生活在網路資訊發達時代，人們看數碼化了的畫品多於看真畫真跡，可謂悲喜參半，悲的是古代大畫家的真跡難覓，現代人少有機會親睹真品；喜的是高科技發達，真真假假的東西都得以高清晰原形複製，觀者可將複製出來的畫品一時間盡收眼底。



張帆《南漂北行》封面

倪瓚，號雲林，善畫山水竹石，是“元四大家”之一。他的畫簡淡蕭疏，逸筆草草，意境清雅。雲林離我們當今這個時代有700餘年，想想這段時間地球上出了多少畫家？可謂如過江之鯽，但倪瓚卻有幸被當代人記住，並被譽為“中國古代十大畫家”之一，英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亦將他列為世界文化名人。

驕傲者誰也？倪瓚身後盛名不衰，他若九泉之下有知，依他的個性斷不會喜出望外，興許還會不屑一顧或沉默不語，因為他畫畫從來只為“聊寫胸中逸氣”。

《琪樹秋風圖》的構圖看似簡單，但簡中寓繁。濃墨寫細竹三五莖，淡墨側鋒皴出山坡上的秋樹苔石，畫面平穩和諧。秋風吹過的樹是好看的，尤其是樹葉，風一吹就變一層顏色，倪瓚畫的樹雖沒色彩，但墨分五色啊。他畫的每棵樹每根竹都好似經過選擇，琪樹兩棵，高高瘦瘦的，有種玉骨般的清秀，呈“一叢散發著清秀之氣的細竹，率性地依著苔石，錯落有致，淡然蕭疏。仿佛那秋風吹拂過的樹，吹落的是葉，蕭疏瘦硬的枝幹依然勁挺有力，好象畫家本人生命的化身，亦或是他高士氣節的寫照。

倪瓚是無錫人，說起來我和他是同鄉，晚

他七百年出生在同一方水土。記得我童年時，父親常帶我們兄弟姐妹去太湖邊的馬山大箕山遊玩。站在岸上看太湖，水天一色，湖上煙波浩淼，水中汀渚遙岑相對，漁帆散淡時隱時現。因了孩童的好奇心，我喜歡數湖上的點點漁帆，也喜歡看岸坡上的各等雜樹，那些叫不上名來的樹站姿各異，樹枝有屈有伸，模樣奇怪有趣。步入知天命之年後，每觀宋元山水畫，畫面空闊無邊蕭疏荒寒，頗有心戚戚焉的感觸。尤感倪瓚的山水畫，總覺得有種似曾相識的熟悉，山石坡樹，遠山淡水，叢篁秀石，幽淡寧靜，畫中藏著他對大自然的感念，以及對宇宙天地的敬慕。

倪瓚的詩書畫渾然一體，此圖的題跋詩亦可印證一二：“竹影縱橫寫月明，青苔石下聽鳴琴。我來仿佛三生意，琪樹秋風夢亦驚。”這是在寫夢境嗎？或是寫有明月相照的圖景？月光打在竹枝上，生出縱橫交織的影子。青苔石下，蟬蟲鳴唱，正說明是秋夜。想起哪個詩人寫過“蟲鳴秋夜永”，只是，這秋天的蟬蟲在為誰鳴叫呢？我來仿佛三生意，最有意思的就是這一句了，好象石破天驚的一偈，讓人馬上聯想宋代黃庭堅《松風閣》中“我來名之意適然”的詩句。“我來”有一種氣度，而“仿佛”有一種迷茫，“三生”則有一種時空輪回感，感覺琪樹和秋風不斷地輪回出現在倪瓚的夢中。“秋風吹夢過淮水”，

秋風是可以吹夢的，風打琪樹，枝葉亂舞，驚擾夢境。秋風之力道也！

七百年後，物換星移。在遠離故土的地方，倪瓚的《琪樹秋風圖》得到歐洲某家設計所的青睞，於前些年推出了一款帶此圖案的白色馬克杯。雲林畫的這秋風中的樹啊，被高科技複製在了21世紀西方人普通生活中常不離手的馬克杯上，而每只馬克杯因了這秋風吹動的樹定價為31.95美元。我感慨的不是馬克杯的身價，而是元代畫家倪瓚筆下的《琪樹秋風圖》竟能在當代市場閃出異彩，並在日常生活中陪伴普通人。不應有悲，而要心生歡喜。倪瓚把自然的山水樹石當作自己寄興抒情的依託，他的畫之所以吸引時下的人，也許因為當代人在生活中需要藝術的慰藉，或是懷念某種遠逝的古老。

感懷之餘，想起南美作家博爾赫斯說過的一句話，“再古老的畫，只要現今還有人在讀它觀賞它，那麼就說明作者並沒有死，還好好地活著”。倪瓚的《琪樹秋風圖》，流傳七百餘年，為今人挪用，為今人賞識，說明他這個畫家仍然活著，活在當代人的目光裡，活在當代人的生活中。觀圖如臨秋風，拂去心頭幾許煩憂。若真能捧得這樣一隻馬克杯在手，咖啡紅茶，飲啜之間，發呆做夢，心靈或得以享受片刻清靜吧。

海曙紅

行邁